

校对

六十年的变迁

李六如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插圖：江熒

封面設計：鄭熹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668 字數223,000 開本850×1168 耗1/32印張 $10\frac{1}{8}$ 插頁10

1957年4月北京第1版 195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80000冊

定價(6)1.20元

自序

我着手写这部書，虽在一九五五年，而醞釀則远在延安楊家岭党中央机关工作时候。跟大家一起學習馬列主义、學習哲学、學習党的历史文献。接着就整風。我在那时期，写了一些筆記和材料。为着檢查自己思想，把过去的一切，詳詳細細地回忆一番。这才懂得中国革命屡次失败的原因在哪儿，才認清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轉变到社会主义必經的途徑，以及政治上許多道理。像我这样一个从青年时代就参加革命的知識份子，而理論水平却这么低，撫今思昔，实在幼稚可笑。因想提高自己，打算在工余之暇，将筆記、材料整理出来，按不同的性質，写三本小册子：由黑暗到光明之路，五十年見聞記，波浪的人生。已經开始写了一些。

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刚一投降，解放战争就开始了，我被东調，不可能写。乃将这些底稿，打成一个小包。过封鎖綫时，我就把它背在自己身上。在东北几年，虽有时拿出来看一看，也写一写，但因工作繁重，写不成。全东北解放，到沈陽后，比較稍微清閑些，又打算挤出時間来写。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被調中央人民政府工作，又沒有時間写。因而就把这些底稿埋沒在箱子里十几年之久。

一九五二年冬，突然生病了。虽然摆开工作，在西湖、青島等地休养两三年，因是脑病，依然不能写。五五年开始好些，才又把这些底稿拿出来边看边想。可是，想来想去，打不定主意。因为以前写的不大好，而筆記、材料有些是关于政治理論的；有些是关于革命历史的；有些是关于社会見聞的。写什么？怎样写？分开写，还是合并写？用什么体裁？最后才确定用小說体裁，从新改写为这部“六十年的变迁”。我的想法是这样：

我們中国，在政治、經濟上原是一个停滞在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国家。在学术思想上，是孔孟儒学长期占統治地位的社会。虽自鴉片战争起，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由封建变为半封建，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旧中国的面貌，并没有多大改变。虽自太平天国起，为反帝反封建不断革命；然因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主义互相勾結，屡次失敗。从一八九五年变法維新前后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后这六十年来，則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剧烈、最偉大的时代。在共产党領導之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一变而为建設社会主义的独立国家。被宗法、礼教、神权等所支配的旧意識形态与頑固保守思想，也逐渐起了極大变化，社会面貌为之一新。这还不值得写一写嗎？过去的旧社会，不論是封建主义，是資本主义，也不論在政治、經濟、社会各方面，無不鉤心斗角、損人利己、黑暗重重，都是私有制度下的产物。而今后則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后代年輕朋友不容易看到旧社会弱肉强食、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也不容易体会到革命斗争中的艰苦殘酷与流血牺牲等惨痛情形，才得有今天的独立富强和自由幸福。已往陈迹，很有值得介紹的地方。何况現在的新中国虽然独立了，帝国主义还在威胁我們和全世界，旧社会的殘渣和历史上遺留下来的旧思想，还可能或多或少存在人們的头脑中。

后代年轻朋友，更可以从这些历史经验中吸取一些“观今宜鉴古”的教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就是我改写这部小说的动机和愿望。因小说比史书容易看，读者也可能多些。

这部“六十年的变迁”拟分三卷，陆续出版。第一卷，从清末变法维新前后到辛亥革命失败。第二卷，从北洋军阀统治到大革命失败。第三卷，从十年内战到全国解放。其取材以反映这六十来年的时代面貌为中心。主人公季交恕只是为其中的一根线索而已。重在将这时代的政治、社会演变；各种矛盾；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前仆后继的斗争过程；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教训，描述一个轮廓。使读者可以从前后对照、正反对照、黑暗和光明对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怎样领导革命的对照当中，得到一个概念。这，虽是历史性小说；但小说毕竟是小说，不是史书。又由于主题大、时间长、牵涉面广，而我对文学不在行，心余力竭，很难写，写不好。虽经几次修改过，也蒙一些同志指正过，还可能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的地方。望读者随时赐教，以便修改。

李六如 1956年12月写于北京。

目 次

自 序

第一章 如此家庭

- 一 商人养驕子 1
- 二 寡妇孤兒被欺瞞 11
- 三 走开些 23
- 四 搬往老家去 32

第二章 由經館到洋学堂

- 一 經館第一年 42
- 二 讀洋書 50
- 三 应科考 62
- 四 家学一瞥 72
- 五 洋学堂里 81

第三章 从軍路上

- 一 到长沙那天 99
- 二 懵懂一时 104
- 三 陆軍学堂考过了 112
- 四 潯陽江头 118

五 进当鋪	126
六 穿上軍裝	133

第四章 革命运动在新軍

一 文学社萌芽了	145
二 开始活动的新兵	150
三 笔劍唇槍	160
四 捉楊度华洋会审	166
五 急圖起事不成	175
六 志士被逐	180

第五章 亡命走欽州

一 在旅途中	192
二 州官衙門的排場	198
三 捉財神	208
四 周姨太与胖尼姑	217
五 四馬分尸誰不怕呀	226

第六章 暴風雨前后

一 刘复基筹划起义	233
二 三烈士就义, 工程营發难	249
三 黎元洪怎么当都督	260
四 从欽州奔回武昌了	272
五 袁世凱的陰謀詭計	281
六 革命党瓦解土崩	301
七 出东洋	312

志主持下，掌管平江、汉口、长沙各分号的进出口生意，并从中搭有股份。在交恕还没出世以前，虽则分居各灶，没有田地。然而近几年来，合伙搭紅茶生意赚了錢，共有資本十来万，兄弟情厚，不大分什么彼此。

季昌志現年五十几岁，胖大个子，老虎臉，耗子眼睛。因为他最会伪装，經常笑嘻嘻的，慣用小恩小惠拉攏人。所以大家替



他安上一个綽号：“笑老虎”。季晚和四十几岁，瘦长个子，山羊臉，沉默寡言，病多，笑容少，大家替他安上一个綽号：“土皮蛇”。

“单靠做生意，是魚口里的水，有时吃进，有时又吐出，买点田地，就稳当些哪，还可以向佃戶加租，至少合得分半到二分多的利息。”有一天，季昌志向晚和說。两下商量一陣，拿起算盘，很精細地敲打一番，都認為对。晚和觉得昌志比自己想事周到些，不但連声道好，而且从此言听計从，更加信服他。

平江的流行話“有錢要有人”。昌志和晚和两兄弟，虽是没有讀过很多書的旧式商人，却懂得“不孝有三，無后为大”的宗法理論。現在，虽則“財运好”，無奈“子星艰”。这是他們經常談論的一件大事：

“怎么办呢？从外姓带一个养子进来嗎？不能上譜，从外房承繼一个侄子进来嗎？怕身后被別人分家产。”昌志同晚和一样

的意見。

“你也討个小吧！生了男孩，如果有两个承繼一个給我，若是一个就双祧^①。”季昌志笑咪咪地对晚和說。

“对！不过，討小是容易，就怕同你討勤大嫂一样尽生女孩。”季晚和同意哥哥的意見。“西城善慧庵观音菩薩很灵，同到那里去許个愿，問个卦，好不好？”

“好呀。”季昌志欣然答应一声，“噯！听说北街刘再温頂会算八字看相，同去找他談一談。假如有子星旺的女子，你討一个，我也想再討一个，看她生不生男孩。”

过了一个时期。

“晚老，西街童老板家里，有一个丫头叫童少英，十六岁，照我算，她的八字子星旺。如果你相信，我可以去試探一下童老板的口气要卖多少钱。”刘再温特地跑到东街全义生季晚和那里答复他。将童少英八字如何好这一套神話，滔滔不絕地劝晚和把她娶来。

其实，少英并不姓童而姓王，原是綢緞店老板童紫云的佃



① 一个兒子承繼两房即每房半个，叫“双祧”。这是清朝法律規定的。

戶王老三的女兒。王老三住在西門外，種了童家一輩子的田，也貧苦一輩子。挨到四十歲，才娶一個老婆，生下這個女兒。剛剛把她養到十二歲，正可以幫他在家裡種菜上街賣菜的時候，自己就死了。老婆也生病，連本加利，欠上童老板七十串錢的債，才將少英賣給童家做丫頭。經過鄰舍從中求情，僅找得三十串錢，合成一百串整數的身價。從此改姓童。

現經劉再溫說媒，童老板定要六百串錢的身價。因季晚和看見她雖還長得不錯，微嫌她的腳大了些，才減做五百串錢。

季晚和的大老婆吳越華，住在離平江縣城五十里的潑頭。童少英跟着丈夫另住縣城全義生附近的硯泉巷。上下兩進，兩個三大間，油漆地板，側面是廂房，算是這東街一所最漂亮的小公館。而且有長工，有婆媽。可是童少英偏沒好逸惡勞的習慣，仍經常自己洗衣服，下廚房。而季晚和雖是店員出身，因為近幾年發了財，也學會了擺架子，罵人：“有福不享，真是自賤。”兩口子常為這些事情駁嘴。

就在這年，童少英還只十八歲，季晚和已是四十五歲的人了，生下這個兒子季交恕。

原來季晚和三兄弟，大小六個老婆，都從來沒有生過男孩。“你真有福氣呀！替我們季家接了代。”季晚和的脾氣一下就改變了，滿面堆起笑容，勤勤懇懇地親自替童少英煎藥端飯抱嬰兒，連聲稱贊她。望着這孩子不斷地喊“寶貝”。童少英也同樣喜笑顏開地說：“你的福氣。”她同一般人的想法一樣，以為生了兒子，就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份，不會再受氣。

“晚和！恭喜你！有了‘接代’的啦！”季昌志于交恕出世的那天，很高興地走進硯泉巷晚和公館里道賀，接連第二句：“下次生了男孩應該承繼給我啦！”

“这当然。”季晚和很痛快地答应他。

“哈哈！那好。”季昌志张开嘴巴笑一声。

“恭喜！贺喜！顶好的八字啦。八个字：丁亥，丁未，丁丑，壬寅，天干三元格，一定会做大官，并且三丁是独财归库，还会发大财。”季交恕出世的这两三天，许多算命先生，一伙又一伙走进硯泉巷送“流年”。

照普通惯例，一本流年的酬谢，多则五百，少则一百文，然而晚和这一次不像以前那样吝啬了，至少酬一串，而且比平常也谦逊和气，亲自招待他们，一面倒茶一面问：“会做什么官？有几品^①啦？”

可是，皇家的命官，谁也不敢乱许愿，算是胡瞎子胆大，唆一声：“这——恐怕有三、四品。”

季晚和笑了：“哈哈！托你们的福。”封了四串钱的红赏封给他。

“好便宜的官，一串钱一品，”“哼，做三朝吃鱼翅席，等到六十岁做寿，只好吃馕子。”硯泉巷一带，虽有一些人羡慕，也有一些人在背后这样譏笑。

“老弟，我们都上了年纪，我快六十岁，你也快五十了，就只有这一个男孩，以后你多管些做生意的事情，我多管些家务吧？我们辛辛苦苦赚几个钱，还不都是为后代子孙，不管你的我的，还不都是后人的。”晚和也觉得季昌志这些话说得对。于是两兄弟犹如一鼻孔出气，更加你我不分，视交恕就如掌上明珠，比什祖传家宝，还看得重些。

“长高了呀！小乖乖！怎样不胖啦！还要吃好些！穿厚些哟！”

^① 品即等级，清朝的官阶分九品。

你們要当心！”季昌志抱着交恕开玩笑时，对晚和夫妇总是这样誥誠着，因見这孩子是将頂两房的人种。虽长得玲瓏俊秀，然而这样瘦，是否能长寿永年为季家承宗接代呢？这不但昌志，就是晚和自己，也常为此而担心，究竟少英是年輕妇人，不在乎。

平江县一家最大的中藥店景云堂，開設在东街全义生斜对門。老板吳小峰，也是由經商起家的大財主。他的藥店，主要做批發，同时也做咀片——零售，無論参、茸、鹿、桂、膏、丹、丸、散以及其他各种各样貴重补藥，無不应有尽有。袁云亭，就是这藥店里的有名中医。

“云老！請你看一看！能不能吃鹿茸？”季晚和亲手牵着交恕到景云堂請袁云亭开藥单。

袁云亭笑嘻嘻的：“不能，不能，鹿茸性燥太补了，小孩受不了，只能多吃些帶温补的燕窩等类的东西。”一面說一面拉着小孩的手，照例按一下，馬上戴上一副銅框子大酒杯一样圓的老花眼鏡，拿起笔来，开一張助脾糕的藥单。

于是每天除吃助脾糕以外，冰糖蒸燕窩，成为交恕的經常副食品，至于鷄、鴨、魚、肉、糖、餅等，更是吃个不停。而且他要什么，就給什么，两三岁的小孩，居然夏季着紗服，冬季穿皮衣。

現已五六岁了，虽然一样瘦，却长得日益活潑。左右邻舍，都称道他是个好孩子。可是，愈大愈頑皮，小小的年紀，就跟着全义生那些年輕店倌和徒弟去妓女家里玩。学会了吃酒，吃水烟，打天九牌，賭双单，經常跑到邻家去偷看男女私生活，并且照样摹仿。所以邻家都討厭他，咒罵他，不許他邀同他們的小孩一塊兒玩。

“少大嫂，看你这位少爺。”住在硯泉巷口魏家祠堂旁边的桂

大嫂，一手牵着她哭丧着脸的小女孩，走进硯泉巷晚和公館里，向少英边喊边說：“把我的孩子咬出血来啦！你看？”她把手一揚，指着那女孩的小嘴唇。

这时，桂大嫂的內心虽很生气，却因她的丈夫胡老貴所开的木行，是专替全义生制紅茶箱子的，故敢怒而不敢言，只是半吞半吐，隱隱約約地将邻舍的閑話，述說一些。



小女孩

“对不起，等他回来我打他，不要哭。”少英拿出一些糖果，和顏悅色地安慰小女孩。但因在叫“請坐”“吃茶”当中，从桂大嫂口里听到这些邻舍如何討厭交怨的情形时候，她就驚訝一声：“呀！”面色立刻改变了。

正当天气炎热的同日中午，忽然一陣狂風，墨一般的密云，豆一般的雨点，使气温下降了。然而少英的火气，并没有随着气温而下降。将桂大嫂送出去后，站在門口，就像热鍋上的螞蟻，走来走去，等着兒子回来。恰好这时，野馬似的交怨，从外面一蹦一跳地奔回硯泉巷了。

“来！跪倒！”季交怨刚一跑进大門，童少英就一手抓住他，賞了一頓耳光之后，拿着一枝大簞片，叫交怨跪在自己面前，边哭边罵道：“这样不爭气，偏要到外面去学坏事情。”将他的衣服脫光，劈劈拍拍地痛打一頓，推出門外，怒吼道：“滾出去！不許回

来。”砰！关闭了大門。

少英对兒子虽一向很严，交恕也一向怕她，無奈爸爸嬌愛，有所恃而不恐，現在赤身露体，虽是小孩，也懂得有点害羞，躲在大門外淋不到雨水的八字門屋檐下，面向門牆，一直站到爸爸回家来吃晚飯的时候。

雨过天晴，暮色已籠罩了大地。季晚和手里拿着一把蒲扇，从容不迫地由全义生走回来，剛一轉弯，瞥見公館門牆下站着一个全身光溜溜的背脊和屁股上一条条紅痕的小孩。問道：

“喂！你是誰家里的呀？”小孩不作声，仍然紧紧地面靠着牆。晚和猛然用双手拉轉他来一看，吃惊道：

“噯哟——我的宝贝！为什么搞得这样？”

“媽媽打，她要我滾。”

晚和一听生气了，双手抱着他，走进大厅，气冲冲地往紫檀木靠椅上一坐，吼道：

“到底犯了什么王法，你打他？”不听完童少英的回答，就像响雷一样地震怒起来：“我这大年紀，才有小孩，五百串錢，討得起‘小’，五千串，五万串，买不到亲生子，你曉得嗎？”一面罵，一面抓着少英的头髮，举起拳头乱捶一陣。

童少英本是有志气又有脾气的女人。从被嫁給晚和以来，早就为着做小老婆这件事心里極不舒服，加上晚和性躁口鈍，没有什么話說，因而夫妇感情不大好。現在听得丈夫居然說出他从来没有說出过她所忌諱的这个“小”字，不由得不得号啕痛哭起来。可是，虽很伤心哭，却不敢回手打，为的是怕犯法处劓刑。

交恕虽很頑皮，看見母亲挨打与啼哭，也感动了他的小心灵。突然往地下一跪，双手抱着少英，两眼望着晚和，大哭大叫：“爸爸！我听话，你不要打媽媽。”

从此以后少英总是愁眉不展。她想：孩子这样调皮，爸爸这样驕縱，太寬了，怕兒子学坏样，更严些，又怕引起夫妇不和。惟有送进学堂去，絆住他一双脚，免得到处乱跑。

“晚老！交恕这么大了，送去上学好吗？”正当大厅上摆满了鷄、鴨、魚、肉、包子、粽子、雄黄酒，吃端午飯的时候，少英同晚和商量。晚和仅只点点头。等了一刹那，才答复两个字：“好罢。”

当时，孩子們讀書，没有什么寒暑假規例，只是每逢陰历十二月和五月过年过节，各休息一个短时期。童少英乘着端陽节后开学的那一天，将交恕送进离硯泉巷很近的毛家巷藥王宮里边的一家蒙館去上学了。

蒙館的教書先生，姓童名考卿，是个年約五十来岁，經常离不开一支尺多长旱烟袋的寒酸气十足的瘦长个子。这蒙館共有十来个学生，大半是十岁左右的，統統讀“学而”，“先进”，也有少数讀“幼学”的。交恕剛剛六岁，算是最小的，讀一本另外的書，名叫“三字經”，这乃是当时兒童啓蒙首先必讀之書。

这本“三字經”，从头到尾，虽是三个字一句，好像很简单，然而开头就是講人性善恶的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后面就是講历代帝王历史的什么“周武王，始誅紂，……”“对牛彈琴”，当然引不起小孩們的興趣。不到几天，他



就向爸爸季晚和哭訴，不肯去讀書。

“我的寶貝乖乖！你去讀啊！買雞蛋糕給你吃，爸爸送你去。”季晚和很耐煩地拿雞蛋糕勸誘他的小孩。從此，就經常親自牽着孩子，帶着蛋糕，送上藥王宮。於是雞蛋糕，“三字經”，邊吃邊讀，讀了就背，背了又讀。起初還好，可是後来越讀越别扭，因為害怕童先生發脾氣，只要背錯一句，他就會鼓起眼睛咒罵，或將手上那一支竹杆銅斗的長旱烟袋，隨意往孩子們的小腦袋上亂敲。更怕他打屁股。

“來！拿凳來！脫褲！”這就是童先生對付小學生常用的懲罰令，假如一旦下了這樣命令，那就不管誰，必須由小孩自己動手拿一張四條腿的板凳，拉開褲子，貼貼伏伏地爬在凳上，將小屁股露出來，讓先生拿着一支兩三尺長的竹板子，劈劈拍拍地打一陣。土話叫“吃筍”，又叫“筍炒肉”。交恕年齡雖最小，而吃筍的時候卻最多。說也奇怪，不過半年光景，竟變成了性情孤僻的傻樣子，經常不作聲，有時無故下淚。仿佛讀書是做苦工，藥王宮是監牢。

有這麼一天，“噯喲！痛。”季交恕雙手抱着腹部摩。童先生以為他當真肚子痛。板起臉孔，手一揮：“好。你先散學回去！”從此，他就經常借故將書匣寄在小販攤子上，躲到街頭巷尾去玩。

晚和同少英，還時常稱贊：“好先生！真會教書！你們看，我的孩子好規矩，好聽話了，每天散學回家，坐在房子里，不是寫字讀書，就睡覺啦。”

但當他和她稱贊童先生如何會教書，孩子如何守規矩之後不久，住在硯泉巷隔壁的一位老太婆，將她所聽到交恕逃學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訴了童少英。

腊鼓冬冬，將近過陰历年，快要放學的某一天中午，季交恕

正背着一个小書匣，蚱蜢似地从藥王宮一直跳回硯泉巷的大厅門前。

“来——跪倒！”童少英手里拿着一支竹板子，怒吼一声。“你逃学呀！”一手拉着他的耳朵。“跪下。”一直跪到太陽西下，季晚和将要回来吃晚飯的时候，才許他站起来。这一回，少英有所顧忌，故只作了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样子，用竹板子在兒子身上輕輕地敲了几下，訓斥一番，就完事。然而季交恕还覺得母亲太橫蛮無情，不如爸爸疼爱他。

第二天，不知怎的他沒有回来吃午飯，也沒有回来吃晚飯。于是派人寻找，藥王宮、全义生、左邻右舍和大街小巷，到处找不着。“被販卖人口的騙走了呢，还是落在河里淹死了？”晚和同少英猜到这儿，不約而同地大哭起来。只有一个老办法：赶快到龙王庙去許願抽签，因龙王是掌管五湖四海的水神，同时，一面派人到各街巷敲銅鑼，一面貼招告条子寻找。就这样鬧了一个整晚和整天，畢竟从离西城很近一个經常上街卖菜的人家找回来了。从此，童少英再也不敢打他。聘請一位先生教“家学”。

二 寡妇孤兒被欺瞞

原来季交恕出世的那一年，季昌志也討了一个小，名叫秀香，也住在离硯泉巷不远的地方。季交恕剛剛三岁时候，他的二弟季柏年出世了，又二年三弟季治平也出了世。

“恭喜你！这該承繼一个給我啦！”当季柏年出生的那一天，季昌志更加滿臉笑容地走进硯泉巷，要季晚和履行以前的諾言，接着說：“我們还是合伙到乡下去买一栋房子，买些庄田，給交恕他們兄弟。”